

沒有邊框的鏡子

王華懋
譯

辻村深月

少女垂著頭，閉著眼，看起來像睡著了。
臉色，卻蒼白得有如娃娃……

ふちなしのかがみ
つじむら みづき



沒有邊框的鏡子

王華懋 譯

辻村深月



藍小說 228

沒有邊框的鏡子——ふちなしのかがみ

作者——辻村深月

譯者——王華懋

主編——李國祥

企劃——葉蘭芳

董事長——趙政岷

總經理——李采洪

總編輯——李采洪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2-25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 · 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2304-6858

郵撥：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政79-99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gene@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沒有邊框的鏡子 / 辻村深月著；王華懋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5.06
面：公分。— (藍小說；228)

譯自：ふちなしのかがみ

ISBN 978-957-13-6299-1 (平裝)

861.57 104009725

FUCHINASHI NO KAGAMI
© Mizuki Tsujimura 2009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Future View Technolog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6299-1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樓梯平臺的花子	0
盪鞦韆的腳	0
爸爸，有屍體	7
沒有邊框的鏡子	3
八月的天變地異	1
後記	9
解說 北山猛邦	2

2	2	1	1	1	0	0
6	6	9	5	0	7	0
7	5	9	3	1	3	3

沒有邊框的鏡子

王華懋 譯

辻村深月



目次

樓梯平臺的花子	003
盪鞦韆的腳	073
爸爸，有屍體	101
沒有邊框的鏡子	153
八月的天變地異	199
後記	265
解說 北山猛邦	267

樓梯平臺的花子

人會看到幽靈，都是有理由的。

在你眼前的，便是倒映出你自身的鏡子。

——是否覺得它是一種背叛，就看你自己。

序章

所有人都放學回家後的校舍鴉雀無聲，白天的熱鬧就像一場夢。往地上一看，上頭印著幾個潮溼的褐色室內鞋鞋印。

用拖把抹去它的時候，不經意地憶起。這所學校的「花子」會出現在樓梯。是一年級的時候大家就經常聊到的學校七個不可思議。

由上往下依序擦拭三樓到二樓的樓梯。在轉角平臺回頭一看，夕陽正從西向的窗戶照射進來，沁入眼睛，無端催人落淚。

影子般漆黑的不安襲向心的表面。移動拖把，抹去腳印的汗痕。抬起頭來，用雙臂抱住自己的肩膀。

——妳跟「花子」當朋友就好了嘛。兩個妖怪，一定臭味相投。

去年暑假的自由研究功課中，小百合選了「若草南小學的花子」作為題目。是她一年級還有許多朋友的時候，放學後老是在談論的那個話題。

小百合功課不好，題目也跟大家選擇的自然或社會研究不一樣，所以她有點擔心；可是老師稱讚了她，她記得自己當時開心極了。

書本和電視上看到的「學校的花子」通常都是出現在廁所，可是在我們學校，花子從以前就是出現在樓梯。學校的怪談裡常有「七個不可思議」，而我們學校的花子，也有七個「不可思議」。

小百合在圖書室看了很多書，得知這類可怕的怪談稱為「都市傳說」。

散布在全國各地學校的鬼怪「花子」。她們住在校舍某樓的某間廁所，做特定的事就可以召喚她，如果不做某些事就會遭到詛咒。有些學校的花子是畢業旅行中意外死亡的學生鬼魂，也有些學校的花子是在廁所上吊自殺的女生。

然而小百合學校的花子，是以前從音樂教室的窗戶跳樓自殺的少女鬼魂。花子的臉上有那時候造成的傷疤。這是現在的六年級生從一年級的時候，就一直流傳的怪談。

雖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把特徵重新整理出來，非常有趣。不過小百合在發表的時候，聽到後面座位的女生在窸窣窸窣地說話。

那種事情有什麼好特地調查的？小百合的研究不算作弊嗎？

那些同學瞥了她一眼，然後吃吃地笑。

可是，妖怪研究妖怪唷？超好笑的，有夠登對。

校園怪談。

小百合忍不住垂下頭去。

小百合知道她們都叫她「妖怪」。一年級的時候那麼要好的同學，現在每一個都疏遠了小百合。大部分的壞話她已經習慣了，也有老師願意聽她傾吐。可是——

一想起那張臉，手臂就陣陣發痛。樓梯的掃除工作，得認真打掃才行，要不然……被捺在手臂上的火熱痛楚。感覺那個部位還在作痛。

其實花子一點都沒什麼好可怕的。因為學校裡真正可怕的，是——

把拖把浸到平臺上的水桶中，攪拌出嘩啦啦聲響，清洗布面，就要繼續拖剩下的樓梯的時候。

——妳為什麼在打掃？

背後突然傳出聲音。小百合反射性地往聲音的方向回頭，然後——她大驚失色。

什麼時候出現的？

張貼了許多告示的牆壁前，一個女生正靠在牆上似地，孤伶伶地站著。

髮型是不常見的、剪得整整齊齊的西瓜皮頭。純白色上衣配紅裙子。這身打扮似曾相識。小百合立刻就想起了電視卡通裡的小丸子。就好像電影或電視劇裡扮演「古早時候的小孩子」的角

色，就頂著那樣的假髮和戲服從畫面裡走出來一樣。她的眼睛又細又長，就像廟會上賣的狐狸面具。

「妳為什麼在打掃？」

那女生又問。眼睛眨也不眨，目不轉睛地仰望著小百合。

「……妳是誰？」

總算擠出聲音。她確定剛才回頭的時候沒有人，也沒聽見有人從樓下走上來的腳步聲。

「妳是幾年級的？」

小百合問著，觀察她的相貌。眼珠上揚仰望的眼睛細細地彎成半月狀，看起來正在笑。

不認識的臉。雖然小百合並不認得全校每一個學生，但至少她從來沒有看過這張臉。

「妳什麼時候在那裡的？我完全沒發現。」

「我一直都在這裡。」

她的眼睛盯著小百合打掃的手，拖把的柄。

「妳為什麼在打掃？大家都回家了耶。這裡是二班的打掃範圍吧？」

從身高和體型來看，應該不可能超過四年級。

從二樓到三樓的這座樓梯，的確是小百合的班級——三年二班的打掃範圍。對方沒有說年

級，而是直接說二班，表示她一樣是三年級生嗎？——小百合想到這裡，赫然憶起。

隔壁班的一班，有個女生從入學以後就一直拒絕來上學。小百合從來沒有見過她，不過以前念同一所幼稚園的朋友都在聊，說她雖然沒有來學校，但有時候會在放學後跟他們一起玩。

「——妳是藪內同學？」

小百合提心吊膽地問。

那樣的話，她是小百合崇拜的對象。居然可以不用來上學，簡直讓她羨慕得快死了。小百合也想要像她那樣。但那女生只是無所謂地歪著頭。欸，她又說了。

「妳為什麼一個人在打掃？」

「因為大家都回去了。」

就算沒有人要掃，但如果不打掃乾淨，就會挨罵。一想到會挨罵，小百合就害怕得幾乎腿軟。肚子又緊張地痛了起來。

「老師也會罵人。」

「這樣啫。」

女生把細長的眼睛眯得更細了。她把手背在裙後，細細地上下打量小百合的臉，然後無聲無息地朝這裡靠近一步。

那女生膚色很白。站在樓梯平臺角落的牆邊陰暗處，看起來就只有那張臉浮現在半空中。小百合感覺到一種一碰就會凍傷、宛如冰店乾冰的那種冰冷，不願再繼續靠近。那是一張潔白光滑

的臉。

「可是每天耶，對吧？」

小百合吃了一驚，「咦」了一聲。她默默地看女生，女生繼續說：

「青井小百合，每天都認真打掃。」

「妳知道我的名字……？」

她怎麼會知道我每天打掃？就好像親眼看到一樣。

「妳不累嗎？」

細長的眼睛之間幾乎沒有透露出半點像樣的表情。

「妳要自己一個人從樓上掃到樓下嗎？」

「是很辛苦，可是之前我在書上看到。」

小百合慢慢地走下樓梯。來到前面一看，女生的身高和小百合幾乎一樣。而從近處看上去，她膚色之白以及兩相對照的漆黑髮色更令人畏縮了。

「『不要一次想到全部。只要去想下一步、下一個呼吸、下一個動作就好。這麼一來，打掃就會變得有趣，一旦覺得有趣，工作就能順利進行，在不知不覺間全部完成。』」

女生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看小百合。她眨眼的時候煽動的睫毛非常地長。

小百合慢慢地說：「是一本叫《默默》^①的書。是主角默默的朋友，掃馬路的佩波爺爺說的話。他說進行大工程時，只要去想接下來的一步，然後等待事情完成。」

「妳說的那個，」

女生的嗓音非常透明，就好似可以看見話語從脣間迸出，滑過空氣上方。彷彿在葉片上變得渾圓的雨珠彈跳起來一般。對，這女生的聲音很像電子琴之類的樂器發出來的電子音。

「那是怎樣的故事？」

「主角是一個叫默默的女生，她把時間——」

小百合想要說明，靈機一動。

「妳要讀讀看嗎？」小百合問。

女生猶豫地沉默了一下以後，雖然遲疑，但還是點了點頭。眼睛依然盯著小百合，只有下巴尖沉向脖子。

「等我一下唷。」

小百合今天把那本書帶到學校了。她想歸還，一直放在書包裡。

「借給妳。」

小百合跑開時，女生又歪起頭來，前額的瀏海晃了晃。小百合覺得在瀏海底下看到一道令人怵目驚心的紫紅色傷疤，但瀏海很快又蓋住額頭遮住了。小百合覺得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就這

樣從她身上別開視線，趕往教室。

老師說什麼時候還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寫感想，就算只有短短幾行也行。

小百合回到二樓自己的教室，從書包取出書本。書頁間夾著寫了感想的謝函。她想抽掉，但又想到藪內同學或許也會模仿她寫下感想。那樣的話，老師一定會很開心，或許會稱讚她把書借給別人是一件好事。

去拿書回來應該花不到五分鐘，可是回到樓梯平臺時，剛才那女生已經不見了。

「藪內同學？」

她走上通往三樓的樓梯，張望走廊左右呼喚，但沒有回應。是回去了嗎？還是躲在哪裡？

「藪內同學？妳在哪裡？」

如果她還在校舍，或許會回來拿。——小百合覺得可以跟她交個朋友。

小百合把書立放在女生先前站立的牆壁角落。黃色的封面畫了主角默默和烏龜卡西歐佩亞的背影。明天早上早點過來，如果書還在這裡，再帶回去就好了。

「藪內同學！」

①《默默》(Momo)，德國兒童文學家米歇爾·恩德(Michael Ende)於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作品，描述少女默默在冒險中取回大家被「時間銀行」偷走的時間的旅程。

小百合比剛才更大聲一點說。

「再見！」

——花子的「七不可思議」，其一。

這所學校的花子住在樓梯。

小百合被自己在平臺迴響的聲音牽引似地，想起了自由研究的事。

她不經意地往地上一看，地上印著剛才沒有的、帶著水氣的褐色鞋印。小小的室內鞋鞋印。

小百合覺得有點好笑，笑了出來。

幽靈也有腳嗎？

她瞥了立放在牆邊的書一眼，拿起留在原地的拖把。

剛才的愉快心情萎靡下去，指尖微微地緊繃起來。或許會被指責沒掃乾淨。或許又要挨罵了。

青井小百合搖搖頭，只想著下一個動作，又折回樓梯。

這是個蟬聲從上午就大鳴大放的夏日。

相川英樹一個人到校值班，在職員室工作，結果學妹小谷幸子打電話來。

『您好，我是在貴校實習過的小谷，受貴校關照了。』

「小幸？」

『啊，這聲音是相川學長？』

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彷彿鬆了一口氣，一下子變得平易近人。幸子是兩個月前的六月，剛在這所若草南小學結束教育實習的大學生。

「怎麼了嗎？有什麼事？」

『太好了，今天是相川學長值班啊。我還在擔心萬一是教務主任接的怎麼辦呢。』
她提到長相凶悍的教務主任，聲音快活地笑著。

相川和她年紀相差了近十歲，但同屬於故鄉大學的戲劇社，是學長學妹的關係。相川現在也會以畢業學長的身分偶爾到社團露面，所以春季實習她被派到自己班上時，他真的非常驚訝。教育實習生大部分都是一個班級一個人，她與相川搭擋了一個月。